**廚房裏的半盤午餐**

**陳東榮**

  
  
Dr. Kristoffer Fotland in Norway 1997--92 歲

**瘦瘦高高的傅大夫 (Dr. Kristoffer Fotland ) , 約六十初歲。 據說他年青時就到中國去醫療傳教。 數年後, 共產黨執政, 他被關入監獄。 後來被釋放出來, 就來到台灣, 在屏東基督教醫院當外科醫生及院長。**

**當時在台灣, 小兒麻痺症(Polio) 流行, 很多小兒受害。 小兒麻痺的患者很多因為手腳麻痺, 無力, 日久之後因肌肉萎縮, 關節會變形, 造成手腳不能伸直。 連義肢都無法穿上。 假如不加以手術矯正, 使得可以穿上義肢, 加上物理治療, 則受害者只能終身爬地而行。 更甚者, 終身臥床, 痛苦一生, 還要受盡許多無知旁人的冷眼, 非常可憐。**

**傅大夫是醫療傳道者, 他什麼病都看, 什麼刀都開。 但是他最專門的手術就是切開, 拉伸因為肌肉萎縮, 而變短的筋腱(Tendon lengthening) 。有時也須要把變形的踝關節矯正固定(Triple Arthrodesis), 使病人能穿義肢而站起來。然後加上物理治療, 病人就可以走路了。 在當時醫療資源貧乏, 經濟不佳的時代, 他的工作, 確實造福了台灣很多窮苦受害的兒童。**

**我從小就夢想做一個骨科醫生, 因此我最喜歡進開刀房, 幫傅大夫開刀。 尤其在夏天炎熱的屏東, 這間乾乾淨淨, 有冷氣, 還可以換上輕鬆的手術衣, 穿著消毒過木屐的開刀房, 真是我最喜歡的地方。 看著我幫傅大夫開過刀的小孩, 幾星期之後, 快快樂樂, 活潑努力地在後院接受物理治療時, 我就覺得很高興。 而且這些小孩一看到我們, 就非常興奮地, 大夫, 大夫, 大哥, 大哥的叫我們, 這也讓我覺得真貼心。**

**有一天, 一位護理長告訴我, 我可以去後面廚房拿午餐, 是醫院免費供給工作人員的。她帶我去了廚房, 那時沒有電冰箱, 在一個高及人頭的舊式”菜櫥仔”裏面, 放了十幾盤一模一樣的盤子。 每一個盤子也都放了質量都相同的米飯, 蔬菜及一塊肉。 很奇怪的, 其中就只有一盤, 同樣的盤子, 但是無論菜, 飯或肉都只有一半。 我指著那一盤.問護理長, 那盤是誰要用的? 護理長說, 那是屬於傅大夫的, 因為他要省一半給那些孩子們。 那時台灣物資缺乏, 瘦瘦的傅大夫, 倒不是像今天的人, 在減肥求長壽的。這時我才知道, 傅大夫隻身在台, 他的夫人及兩位男孩都留在挪威。 護理長還告訴我, 傅大夫的薪水由挪威的總教會支付, 他自動要求, 每個月只要一百元美金, 來照顧他在挪威的妻兒。 她還告訴我, 傅大夫習慣在早上喝杯牛奶, 為了省錢, 他在醫院宿舍前的草地上養了一隻羊, 免費供奶。**

**過了幾天, 我在廚房看到掌廚的奧巴桑在做饅頭, 但是我們的午餐都已經準備好了, 並沒有鏝頭。 我問奧巴桑, 為什麼要做饅頭? 她說, 傅大夫明天早上要坐火車去基隆, 接他從挪威坐船來的夫人及兩個孩子。 這些饅頭是要給他們準備的。 因為坐的是十個小時的平快車, (那時己有只要六小時的莒光號了。) 而且外面賣的東西也不便宜。**

**我每天早上六點開始, 就跟傅大夫及一位護士長先查房。 我們一個個病床查過去, 查傷口, 換藥, 鋸石膏。 那時, 衛生環境不佳, 細菌感染, 一大片一大片的傷口, 又是血又是膿, 我們都要輕輕, 溫柔的把傷口清得乾乾淨淨, 然後用潔白的紗布把傷口蓋起來。 這些孩子都是傅大夫的心肝寶貝。 好幾次, 我可以感受到他眼神的掙扎, 軟了心, 少了小孩的痛, 傷口就清不乾淨。 重了點, 又不忍看到那些乖巧懂事的小孩子, 咬著牙, 忍著眼淚。 我的眼睛也不知迷糊了幾次。印象最深的一次, 是一位三個月的嬰兒, 背部長了幾個大瘡, 都化膿了。 我看傅大夫拿起手術刀, 一個個的把膿包切開, 還得用一支長長的紗布夾, 伸入每個傷口, 打開所有的膿包 。 結果這嬰兒的背部皮膚跟下面的肌肉完全分開, 真是慘不忍睹。隔天他有事, 要我代他換藥, 我也不得不硬下心腸, 照樣地把傷口清個乾淨。 當然, 那嬰兒的慘哭, 及抱著嬰兒接受換藥的母親, 她的眼淚, 她振顫的兩臂至今仍在我眼前, 永生難忘。 那時麻醉醫學還不發達, 台灣更欠缺這種人才, 加上感染生瘡的小孩很多, 小孩子都沒有先麻醉再換藥, 相信有很多人還記得這種慘痛的經驗。 這也是我後來決定當麻醉醫師的重要動機之一. 值得安慰的是, 這麼嚴重的感染, 就在每天的抗生素及傷口清除下, 小嬰兒終於平安出院。想起來, 他今天也應該是一位四十多歲的中年人了.**

**在開刀房每次手術前, 傅大夫總要輕輕地握住病人的手, 低頭禱告, 祈求上帝牽著他的手帶領他, 然後才動手術。**

**我們每星期都有一次早禱會, 全部醫院員工都會聚在院內的一個小教堂作禮拜。 我不是基督徒, 平常不上教堂。 但我對各種宗教都有興趣, 因此我也很樂意的參加每週的晨禱, 而且覺得很有意義, 也是我醫學訓練的一部份, 醫是醫人, 而不僅是醫病。**

**有一天, 我們在小教堂裏做禮拜, 這時外面正在下大雨。 突然間, 我們都注意到禮拜堂的天花板開始滴水, 滴到我們座位前面的地板上。 傅大夫看到, 一言不說, 馬上起身, 從台上走下來, 掏起他口袋裏, 潔白的手帕, 就雙膝跪在地上, 低頭擦起地板來。 這時全体的員工, 都靜靜不動的看著傅大夫在擦地板。 我直覺地, 也忍不住走到前面, 掏出手帕幫他一手。 我聽說過耶穌替人洗腳的故事。 當我看到傅大夫走回他台上座位的時候, 我心中若有所悟, 是的, 我恍然看到了衪的背影。**

**醫院中的白大夫是一位挪威來的內, 兒科醫師。 我一星期只見她來醫院一兩次,與她接觸不多。 雖然她對我也很客氣, 但不覺親切。 我見過她在醫院外的住居, 位於美軍顧問團在屏東市郊外的住宅區, 是一座白色木造的單層住 宅。 坐在小坡上, 面對一片綠油油的草坪, 非常優雅, 和傅大夫在醫院旁邊的一座小木屋是看來舒適, 寬敞得多了。**

**有一天, 我站在白大夫旁邊看她診察病人, 送走了病人以後, 白大夫轉頭問我: “陳大夫, 您是基督徒嗎?” 我頓時不知所答。 後來幾次, 每次她看到我, 她都對我說: ”陳大夫, 您要信耶穌, 做一個基督徒。 “ 但是很奇怪的, 傅大夫從來沒問過我是不是基督徒? 直到今天, 我還是不知道我應該如何回答這個問題。 因為根據我身邊許多基督徒好友, 親戚的說法, 我不能算是基督徒。 但至少在我心中, 四十幾年前的那一個早上, 我彷彿看到了衪的背影, 一個我四十年多年來, 努力跟隨的那個背影。**

**後記:**

**1972年, 我來美, 流落異鄉, 俗務忙碌, 沒有與傅大夫保持連絡。 直到1997年, 我去信問屏東基督教醫院, 才知道傅大夫己退休回到挪威。 我依址寫信去給他, 怕他不記得我了, 還提起一些他可能想起我的小往事。 數日之後, 我收到一封信, 竟然是他的親筆信。 他還附了一張照片, 是傅大夫, 在早晨的陽光下, 坐在一個小後院看報紙的小照片。 2001年, 我去挪威旅行, 還特別打電話到Oslo去, 想去看看我醫療生涯的第一位啟蒙者。 可惜, 已找不到傅大夫或他的兒子了。 問了鄰居, 他們只知道是有Fotland 這家, 但不知他們搬去了那裏, 更從來不知道, 他們有一位曾經在地球的另一面, 曾經為許多台灣小兒麻痺的受害孩子們塑造健康, 帶來歡笑, 幸福的 Dr. Kristoffer Fotland.**

**續記:**

**最近我女兒 Grace 寄給我兩個網址, 一個是她查出在維基百科上的傅大夫生平, 及他在 101 歲去世時, 挪威報紙上的消息. 其中提起, 傅大夫的一位兒子, 娶了一位台灣妻子, 現住在桃園. Grace 還給我連絡的 E mail address. 下次回台灣, 要去看看他們.**[**http://translate.google.com/translate?sl=no&tl=en&js=n&prev=\_t&hl=en&ie=UTF-8&layout=2&eotf=1&u=http%3A%2F%2Fno.wikipedia.org%2Fwiki%2FKristoffer\_Fotland**](http://translate.google.com/translate?sl=no&tl=en&js=n&prev=_t&hl=en&ie=UTF-8&layout=2&eotf=1&u=http%3A%2F%2Fno.wikipedia.org%2Fwiki%2FKristoffer_Fotland)

**and an article about his death:**[**http://www.chinapost.com.tw/supplement/2006/08/19/88278/Medical-missionary.htm&usg=ALkJrhg0kdk9OAOWJbYnDIxRRJ8bDVI3XA**](http://www.chinapost.com.tw/supplement/2006/08/19/88278/Medical-missionary.htm&usg=ALkJrhg0kdk9OAOWJbYnDIxRRJ8bDVI3XA)

**\*\*這是我去挪威前寫信給他, 他回我的信,**

**陳醫師:**

**謝謝您溫馨的來信.也謝謝您在三十二年前與我同事工作.我已經不再從事醫療工作了. 現在我與我內人平靜地住在一個離我小兒子家不遠的小宿舍. 而他們就住在我在素懷園(Solveien)的老房子.對不起,我的記憶不好.已經記不得您信上說, 關於三十年前,我在屏東為了給別人更多食物,自已挨餓的事. 您太客氣了, 其實我總是先為自已著想, 其次再為鄰居. 恐怕這就是我的本性.但願上帝幫助我學習更多耶穌的榜樣.**

**我想,我與內人在您去了美國之後,還在台灣住了好幾年.不過我們在1980年回到挪威,至今已經十七年了.**

**非常歡迎您來挪威看我們. 期待不久就可相見!**

**Kristoffer Fotland**

**Dear Dr. Chen!**

**Thank you for your kind letter! And thank you for the time we worked together thirty two years ago.**

**I have finished my medical work and live quietly with my wife in a little flat, not far from our youngest son with his family who has taken over our house in Solveien.**

**Sorry, my memory is poor, I cannot remember the things you wrote about, happening 32 years ago in Pingtung—that I starved myself to have more to give away. No---first, myself, and so my neighbor. This, I am afraid is my nature---May God help me to become more like Jesus!**

**I understand that my wife and I stayed on in Taiwan for several years after that you have left for America . But now we have been in Norway for 17 years—as I came home in 1980.**

**You are welcome to see us in Norway.**

**We look forward to meet you.**

**Yours truly,**

**Kristoffer Fotland**